游上海　品建筑

本报记者　**刘发为**

走到一个地方，最先见到的往往是独具特色的当地建筑。每座建筑都像一本书，有着自己独特的外在与内里。有许多建筑历经千百年风雨，讲述着从古到今的故事。

前不久，上海在旅游节期间举办了“建筑可阅读”的主题活动，市民和游客从更多的建筑身上，读出了往日的历史与文化，品到了上海的城市性格。

来到身边　走进心间

“上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，建筑资源尤其丰富，读懂上海建筑背后的故事，对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大有裨益，也会因此而更深沉地喜欢上这座城市。”上海市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欧晓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：“上海正朝着打造‘世界会客厅’的方向努力，而建筑无疑是这会客厅中富有内涵的一部分。”

建筑之于上海的意义毋庸赘述，但在传统的建筑物游览形态中，游客无法便捷获取建筑物背后的历史文化等更多信息，也缺少与建筑的互动，游览体验受到影响。

而“建筑可阅读”工作启动后，市民、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建筑，获得极具知识性、趣味性、互动性的旅游新体验。

欧晓川告诉记者：“上海市‘建筑可阅读’的相关工作已经实现了从1.0版本到2.0版本的‘升级换代’。”

2018年，上海在全市400多处建筑介绍中增添了二维码，对这些建筑的介绍更加详细，内容更加丰富。这是“建筑可阅读”的1.0版本。

2.0版本的工作主要是2019年进行的，拥有二维码的建筑数量从2018年的400余处增加到1200余处，不仅数量增多，而且二维码所承载的信息量更加丰富，有的二维码增添了英文介绍，还有的二维码中加入了视频和音频等，小小的二维码连接起了建筑和游客。

在上海，不仅拥有二维码的建筑多了起来，也有越来越多的建筑向公众开放。

市民、游客可以亲历建筑现场感受“零距离”阅读，走进那些有故事的老建筑。继张乐平、柯灵故居建成开放后，2019年，上海市徐汇区又相继开放了夏衍故居、草婴书房、衡复风貌馆等名人故居和历史建筑，公众可以更好地了解那些被历史尘封的故事，聆听建筑的声音。

不只是多了一个二维码

为了让游客能有更多的方式与建筑对话，上海着实下了一番功夫。

目前，上海推出了80余条建筑微旅行的线路，根据不同的主题将不同的建筑穿成一条线，如红色文化线路、名人故居线路等，游客可以按图索骥，了解更加完整的历史文化。

其中，徐汇区开发了近20条漫游、骑游、定向、闯关、游学等多形式的阅读体验线路。除此之外，徐汇区还和旅行社合作，将“建筑可阅读”线路市场化运营，市民、游客可直接在网上订购相关主题线路。

“微旅行线路受到大家的热捧，经常在15分钟内就被预约一空，市民、游客在体验后评价很高，大家认为线路的形式和内容都具有很高的价值，让他们了解到徐汇区老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文化背景，这也激发了更多人探索徐汇区老建筑的兴趣。”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，“在梧桐掩映下的马路，当市民和游客走进建筑，回到历史和记忆深处，能够更好地感受峥嵘岁月里的波澜情怀，对上海的城市精神也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。”

除了设置二维码和开放更多的建筑，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上海的风情文化，上海也在一些热门建筑的位置提供志愿者讲解服务。每个周末，徐汇区通过“老洋房故事会”“阅读徐家汇”等公益活动，邀请专家、学者、闻人、亲历者等带领市民、游客漫游街区，讲述建筑背后的人文历史。

不仅如此，与建筑对话之后，留存的美好记忆也可以带回家。

徐汇区通过对区域内的历史建筑和街区进行整理，出版了一系列书籍，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打开徐汇老房子的前世今生和名人轶事的钥匙。

明信片、手机壳、冰箱贴……70多款文创产品，游客可以在徐家汇源、宋庆龄故居等地自行挑选，将美好的回忆带回家。

延续有灵魂的生命

如今，通过一部手机与老建筑来一场趣味的互动对话，在上海已经不是一件难事。而即将实现的二维码3.0版本，将结合正在开发的智慧导览平台，通过VR、AI等方式实现与建筑的深度互动，给市民和游客带来全新的智慧旅游体验。

今年上半年，扫描二维码“阅读”及参观上海建筑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。这足以见证上海建筑的生命力之强大，以及人们对它的喜爱。

一直以来，古建筑的活化与利用是世界性难题，为此，上海也一直在探索。

欧晓川表示：“以前，上海在开发中对古建筑的态度是‘拆、改、留’，如今变成了‘留、改、拆’，虽然只是顺序的简单调换，却正是反映出来我们在文物保护方面的理念与技术的更新。”

上海的上生·新所位于新华路历史风貌区，由3处历史建筑、11栋贯穿新中国成长史的工业改造建筑和3幢风格鲜明的当代建筑共同组成，新老建筑在这里对话，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碰撞，让这片土地拥有了独特的魅力。在欧晓川看来：“古建筑保护并不是要将古建筑与周围环境孤立起来，恰恰相反，真正好的保护是让古建筑与新的建筑融合共生，这样一来，才能既传承了文化，又提升了社区的生活品质。”

目前，徐汇区开放的建筑有两种形式，一种是全开放，如名人故居等，一种是半开放，如交响音乐博物馆等，每周定时开放。由于一些老建筑的容纳空间较小，还有一些建筑自身涉及到一些学校、单位，因此，部分建筑通过预约开放的形式，平衡了老建筑承载量和游客参观需求的问题。

建筑不是冷冰冰的空壳，而是有生命、有灵魂、有温度的。通过“建筑可阅读”，市民、游客能够聆听建筑的声音，读懂它们的故事。“阅读”这些上海的建筑，对这座城市也就会多一分了解。

上图：中共一大会址参观者如潮。
周东潮摄（**人民图片**）
左图：上海外滩百年建筑群灯光璀璨。
王　冈摄（**人民图片**）

关注宜游城市⑩

碧泉潭的情怀

蒋　波

唐代诗人刘禹锡在《陋室铭》中说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”如果用这几句话来描述碧泉潭，再贴切不过了。碧泉潭附近没有名山大川，没有宏大建筑，却小有名气。

碧泉潭位于湖南省湘潭县锦石乡碧泉村，因一股清泉从山边石岩下涌出，聚集成潭，其水清澈见底，澄碧如玉，故有此名。南宋之前这里还名不见经传，1129年，福建人氏、学者胡安国携家南归，后因故定居于此。

胡安国为宋代理学大家，上承程颢、程颐“二程”之学，下启湖湘学术经世致用传统之端。胡氏隐居碧泉，建立书堂，潜心讲学。但自始至终，他身隐而心未全隐，将忧国忧民之心通过讲学、著述传承下去。比如他讲《春秋》，呼吁实现国家的大一统，所以《宋史》说他“忧国之心远而弥笃”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碧泉一方，从此有朗朗书声，有天地正气。

碧泉潭所处位置，在宋代并不算热闹，交通也不方便。不像今天，你若想来一趟文化之旅，可以沿许广高速而行，在锦石乡附近的枢纽下去即可到达。诚然，碧泉潭及碧泉书堂在宋代虽偏远，但因为有了胡安国、有了书堂“陋室”、有了道德文章，开始进入世人视野。

几年后，胡安国去世，其子胡宏继承父志，扩大碧泉书堂的规模，更名为“碧泉书院”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在碧泉书院、南岳衡山之间往返，诲人不倦，开创了理学中的湖湘学派。胡宏及湖湘学派后人，秉持胡安国“强学力行，以圣人为标的，志于康济时艰”的思想，不仅发扬远古圣王之学，更强调经世致用。

碧泉书院既是一大学派的发源地，也是家国情怀的温床，比如，胡宏的得意门生张栻以“收复神州为己任”，屡次上奏，要求朝廷“专务自强”。不久，张栻离开碧泉，前往岳麓书院讲学，将湖湘学派的精神发扬光大。后来的湖湘学子的确如此，不少人“留心经济之学”。他们的爱国精神影响深远，泽被后人。

今天的碧泉潭泉水清澈，流经千年而不息。虽然与之相邻的碧泉书院的恢复、完善工作还在继续，但若方便，不妨来走一走、看一看，感受它的汩汩不断以及湖湘学派绵延至今的家国情怀。

云端起祥龙

王耀忠

雾卷龙飞，弥漫着大地的气息；松涛声声，讲述着天地遗玉的故事。云开雾散，龙身现形，一条蜿蜒的山路，仿佛把时光咬开了一道口子，凝练成五光七色彩带。随着云海波澜悠然若醉，一路舒展着杨柳身姿，时而粗犷豪放，时而婉约缠绵，仙灵般从怀玉山梦境中走来。

秋日周末，我随成群结队的游人来到江西的怀玉山，想借红色高原这方宝地放飞心情。

与我邻座的是退休教师罗金满，身体硬朗，健谈。老罗说，自从拓改了环山公路，当地民众搭上了旅游发展快车道，红色、绿色和古色文化交相辉映，四方游客纷至沓来，世代种地的山民开始学做生意。

乘车由盘旋的公路“天梯”上山，大有“飞身入天门”之感。车至葛岭头山关隘口，云烟缠绕，大有“万壑泉声天外来，白云深处隐蓬莱”之感。

又一道山弯路，车里人却稳稳当当。老罗斜靠在车窗边，他开嘴吟唱一首明代文学家李梦阳的词作《怀玉山歌》。大团云雾涌进车窗，将老罗整个人拥进梦幻般意境里。几位倒歪着身子似睡非睡的山民，一听吟唱来了精神，跟着老罗哼唱起来，车厢里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。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坐一趟车出门，大多是为自家客栈或小店采办点什么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，以前路窄又陡，坐车出趟山是活遭罪，现在坐车穿云驾雾赛神仙。

车过山关，离玉峰村近在咫尺，我和老罗一前一后下了车。迎面不时看到三三两两游客走过，他们落叶般散落在路边，有的倚着路边护拦拍风景，有的围着观景平台坐一圈，在明朗的秋阳下开始一天的旅游生活。盘踞在山腰间的天路像被溪涧瀑布洗过一样洁净，仿佛带着神女般的温柔，守候着云层覆盖的大山。

走着走着，老罗突然止了步，神情有些暗伤。1950年2月，7岁的罗金满目送父亲挑着一担干柴到山下去兑换日用品，回来的路上，父亲低着头只管赶路，全然不知一条饿狼正悄悄尾随身后。行至一转弯处，狼突然一跃而起，叼住父亲的衣角，把他抛下了山崖……

野狼出没，山高坡陡，山民祖祖辈辈被牢牢别在崇山峻岭的“腰腿”上，过着与山石相伴、以野菜度荒的日子，有的人甚至一生都没出过大山。

面对起伏的群山，在这条黑白相间的旅游公路上，醒目的路标以及灿烂的花朵，无不牵动着我万千思绪。

弯弯曲曲的天路近看似女子舞蹈，远观如腾龙，一路逶迤。二叠瀑、双帘瀑……这些倒挂天路腰间的瀑布，仿如一台古琴，铙钹敲击，八音齐奏。

万物自在，流水可爱，天路像个调皮的精灵，当我拐过一道山弯时，它却轻盈地飘到远处，在回首的那一刹那，它满眼秋波，向我嫣然一笑。我就这样被它牵引着来到了玉峰村。蓝天下的青山绿水、绿荫间的粉墙黛瓦，无处不是水墨画。一垄垄的高山蔬菜与中草药基地交相辉映。空气是甜的，风是香的，山村处处弥漫着幸福气息。

热情好客的老罗邀我到他家去喝酒，我嘴里应答，双脚却一动不动地站立原地。薄雾淡去，山岩上，几棵苍劲的古松罩在一片瓦蓝的天宇之中，显示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沧桑。路边一处观景台，几位朋友踮着脚，举着镜头对准山下的天路。“咔嚓咔嚓”，一条巨龙灵光乍现，在云端深处舞动着腰身，秋阳照着它的背影，暖暖的，传递出一抹浓郁而柔和的光亮。

下图：怀玉山公路　　**来自网络**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寻秋天台山

范伟锋

“桐庭多落叶，慨然知已秋。”读到陶渊明的《酬刘柴桑》时，窗外正好片片落叶。于是，约上几个好友，去浙江天台山寻找那迷人的秋。

在天台山迎秋，自然要从赤城山登高赏月开始。

是夜，数对男女相约爬山，不敢高声喧哗，“恐惊天上人”。少顷，至山顶，清风徐来，明月照在松间，分外洁白，方圆一片寂寥。此时，有人在塔下轻语：我要那颗星星。秋，就这样在月下的呢喃中渐渐浓了。

到天台山定要去国清寺。天台宗鼻祖智者大师当年踏遍山水，拣尽寒枝，选中此处。这里三面环山少风，草木繁茂，易于修行。漫步寺外，皆是常年葱郁的苍柏劲松。

秋，被挡在丰干桥，在此季节失去了概念，你感受不到秋天的萧索。高耸的树木压抑着你一直处在肃穆中，逼迫你沉淀下浮躁的心，只有放下一切才能过桥，才能跨过凡界的四季。到国清寺赏秋，不如讲是留恋夏。那棵空空如也的千年隋梅，最终会挣脱秋的束缚勇敢入冬，凌寒开花来报俏春天。

郁达夫说：江南，秋当然也是有的。到了霞客古道便是到了秋的天堂。夕阳照射下，早已被踩踏得光亮的圆石上，片片落地枫叶格外红艳。漫步古道上，想象着先民在赶脚，樵夫在担柴，更有不绝于耳的驼铃声，仿若在诉说千年古道的兴衰。此刻，你我便是徐霞客。《天净沙·秋思》脱口而出：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。

到古道赶秋，一定要选早晨来，你不必背着行囊杖藜前行，那草木上尚未褪尽的露珠，薄薄如纱的晨雾，远观炊烟袅袅，近听几声山鸟脆鸣，时不时看到留宿山中的老牛，偶尔还能碰到一两个问路的驴友。我们就这样慵懒随心地走着，贪婪地吸着新雨后的山气，惬意的人生自然而然来了。秋日的天台山是那么的诗情画意。

秋天，历来是中国人勤劳的代名词。秋的到来，意味着收获到了，节日便饱满了。

你看，石浪滚滚的苍山脚下梯田里，正在举行割香米比赛，谁获胜将是“山里好镰刀”。挥汗如雨的汉子们，构成了秋天里最美的风景线。末了，他们在田里搭起台，穿上蓑衣，扛起犁耙，向世人述说着山民们在自然轮回中的辛苦劳作，传达着秋日里丰收的喜悦。

天台山甚少层林尽染，万山红遍，有的是万绿丛中点点红。这不，大同山里慈圣村的柿子红了，村里阿公阿婆伸着长长的竹叉，娴熟地摘下一颗颗秋日的小灯笼。阿婆毫不吝啬地挑出最红的柿子让你尝，那与生俱来的热情加上红色诱人的视觉，马上刺激了你的味蕾。

树荫下，年轻母亲边教孩子摘柿子边讲述千年柿王的沧桑。

头顶着湛蓝的天空，顺着村里的石子路，看青砖、灰瓦、麻石组成的山居和串串高高挂起的红柿子干，冷不丁蹿出一只黄狗在追几只老母鸡，刚才那摘柿的阿婆端着粗大碗笑呵呵地叫我们吃饭。

多么温馨的一幕。此时天台山的秋是属于阿婆的，更是属于你我的万家灯火。

历史上有许多文人来到天台山，留下或浓或淡的笔墨。秋天正是感怀忧伤的才子佳人的天堂，包容宽怀的天台山成了这些失意落魄的文人魂牵梦绕之处，一次次地坚持“早晚向天台”，期待到“天台访石桥”。秋日的天台山便是游子们的治愈之所。

生活若没有了美，错的一定是你的眼睛。此时，很难说是秋迷上了天台山，还是天台山迷住了秋，或是我们被这两者迷了。只要我们的心没被尘封，秋一直都在，美早已经在这里等着你。

上图：天台山　　**来自网络**